

佛人的自我期許和使命

——從「樂多聞願力」談起

高明道

唐玄奘翻譯的《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中記載了一個很神奇的故事，說慈授子尊者生下來，就會說話，而且講的是佛法深奧的道理，亦即欲界、色界、無色界都各有見所斷和修所斷兩種煩惱繫縛了眾生，害得他們「數入母胎，受諸苦惱，輪迴生死，難有出期」。至於慈授子怎麼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本事，論裡說是因為他「在母胎中，眾苦逼切，便作是念：『何緣有情數入母胎，受如是苦？』」想了之後，「由宿愛樂多聞願力，即能了知皆由三界各二部結未永斷故」。結果，一誕生，即指明兩種煩惱結使諸多不圓滿的地方。在此可注意的是：《大毘婆沙論》是站在聲聞立場的，但揭示慈授子尊者這種驚人的能力根源何在，卻提及過去世的「愛樂多聞願力」。

同樣為玄奘所譯的《佛臨涅槃記法住經》，上面有段可相參照的文字。該經文在敘述佛涅槃後一千年教內和社會上將發生的眾多狀況時，談到「從是已後諸苾芻等造惡轉深，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益不恭敬，三寶餘勢猶未全滅，故於彼時復有苾芻、苾芻尼等，少欲知足，護持禁戒，修行靜慮，愛樂多聞，受持如來三藏教法，廣為四眾分別演說，利益安樂無量有情，復有國王、大臣、長者及居士等，愛惜正法，於三寶所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護持建立無所顧戀。當知皆是不可思議諸菩薩等，以本願力生於此時，護持如來無上正法，與諸有情作大饒益。」明文指出在佛門充斥敗壞現象的時代，以苾芻、苾芻尼等身分「愛樂多聞」、護持正法的勇士都是菩薩。菩薩當然會發願。一個具體現為聲聞像、多聞護法的例子見於《妙法蓮華經》。佛在《授學無學人記品》中為在場的菩薩眾解釋：「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來諸佛法藏，教化成就諸菩薩眾。其本願如是，故獲斯記。」據此，學佛者耳熟的阿難原來是一個因歡喜好樂多聞而能護法的代表人物。這直接關係到這個世界的佛教，因為照傳統的說法，許多契經開頭的「如是我聞」表明是阿難轉述釋迦牟尼佛的開示。

這一點頗有啟發性，更何況歷史上，乃至今天，常聞有標榜「實修」、蔑視「學院」者和提倡「經論」、反對「瞎煉」者的衝突、對峙。其實，有此必要嗎？就個性或根器論，人本來就千差萬別，正如玄奘譯的《本事經》所說：「……尊者阿難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集樂多聞行；其羅怛羅與其同類有無量人，恒集同修樂持戒行；……」但這不等於說阿難不持戒，或羅怛羅沒知識。佛典裡像「近善友法器遠離惡知識 等心於眾生 莫欺於菩薩 持戒樂多聞 糞掃衣乞食 近樹下精進 隨得食而食」（《聖善注意天子所問經》）、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學阿蘭若行，所謂：常修梵行，於諸根中不起過失，深樂多聞，力堪修行，離我怖畏，不計著身，常行寂靜」（《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的文句不乏其例，可見「深樂多聞」是阿蘭若行的一部分，自與認真修行無矛盾可言，千萬不要陷入別人搞出來虛幻對立。尤其活在一個人類一般社會甚至宗教界都混亂不堪的時代而以三寶為歸依者，都應該發心發願生生世世要持戒、要多聞。否則難道既不想護法，又不想護己嗎？

